

中国报告文学的一面旗帜

□李炳银

1996年12月12日深夜，徐迟从武汉同济医院六楼病房的阳台上跃出，用非正常的方式瞬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这个消息突然传开时，很多人感到非常震惊、疑惑。是因为不能忍受的孤独？是因为内心的悔恨？是因为沉迷电脑而产生的焦躁？还是因为寻找一种激情的解脱？没有人能够回答——

徐迟的肉体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可是，作为一个富有才学的诗人，一个出色的翻译家，一个杰出的报告文学作家，他的精神和他所创造的文化成果却不会就此而离去，反而会长久地被人们记忆和感受。今天，当徐迟百年诞辰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纪念徐迟，正是对他怀念的继续，是对他人生和文学事业的认真回顾和再认识。面对徐迟和蔼微笑的肖像，仿佛徐迟又来到了我们的面前，以他那平和的作风，智慧的眼神和诗性的话语与我们进行又一次交谈。

徐迟曾出版有诗集《二十岁人》《美丽·神奇·丰富》《共和国歌》等；翻译作品有《瓦尔登湖》《巴马修道院》等，这些诗作和译作，至今还在读者中流行和产生影响。但是，自1978年《人民文学》第1期发表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之后该作又经全国各地的大小报刊转载，徐迟的名字就迅速以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新头衔在广大的读者中流传了。尽管在这之前，徐迟已经有《石头记》《祁连山下》和《地质之光》等不少报告文学作品发表，可都没有《哥德巴赫猜想》对于中国的社会生活、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巨大。而且，在此之后，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徐迟又陆续发表了《在湍流的漩涡中》《生命之树常绿》《结晶》《来自高能粒子和广漠宇宙的信息》《马思聪》等一批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作品。这是徐迟报告文学创作的集中喷发，是中国文学天空的响雷，是开辟中国报告文学新阶段的激情诗意壮行。徐迟无疑是以自己的个性创作，将中国的报告文学体裁创作推向高峰的作家之一。

在《哥德巴赫猜想》之前，徐迟曾经在担任编辑公务之余，写了不少报告文学作品，像《我们这时代的人》《庆功宴》《在高炉上》《草原上的钻机》《一桥飞架南北》等真实表现社会主义建设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他“尽了最大的热情”拥抱生活和纯真地赞美生活的结晶。这些报告文学作品，今天看来，虽然难免存在一些作家难以逾越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徐迟对于祖国新生和建设的欣喜情绪饱含在这些作品之中，使他的作品表现出透明健康的质地。也许，如今人们提起徐迟的报告文学的时候，已经很少顾及这些作品了，但作为徐迟报告文学创作的一部分，其存在是不应该被完全忽略的。特别是像《一桥飞架南北》这样真实地表现当年武汉长江大桥建设的作品，56年过去了，作品围绕大桥建设的难题、矛盾分歧、复杂的施工建设和激越的精神情感所进行的真实记述，直到今天还是有很重要的价值。

当然，对于徐迟和报告文学来说，最需要看重和面对的无疑是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作品。这些作品，是徐迟自己和中国的社会

生活经历了巨大的波动之后出现的报告文学新作，是一个时代生活的真实文学表现。比起此前那些热情拥抱和歌赞社会主义建设场景与先进模范人物的作品，这些作品似乎有更多社会和人生的坎坷况味，有更加浓厚的进取奋争的内容，更多科学文明目标的追求，是一种在题材和内容层面都表现出新意、文学手段更加纯熟圆润的报告文学。

对于爱国情愫的赞赏，对于科学目标的追求，对于困厄的见证和抗争，对于文明的渴望等，这些似乎都是古老的文学主题。可是，在中国的社会生活经历了长期的极左思想禁锢和“文革”十年浩劫的情况下，本该跨越更新的主题却必须从这些传统的地方重新开始。所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报告文学，正是在中国社会处于“拨乱反正”的时期，率先以表达这些传统正义文明精神和行为主题而得到人们广泛肯定。伴随着中国大地的复苏，徐迟说自己“似乎已经从长久以来的冬蛰中苏醒过来”，突然就出现了激情潮涌的时刻。他首先撰写了赞美地质学家李四光以自己的独特认识理论推进中国地质学发展情形的《地质之光》，表现出炽热的科学情怀。但是，对于像李四光这样一直处于相对平稳和被保护位置上的人物来说，其生活和经历是不足以显示出社会的深刻矛盾与动荡的。而到了写《哥德巴赫猜想》的时候，徐迟对于科学的情怀明显地带有一种痛憾、愤怒、拯救和激情推动的自觉力量。特别是对陈景润处在“文革”那样是非颠倒、社会生活严重动乱的环境中，却绝不放弃科学追求的精神，并获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徐迟给予了非常真诚和热烈的夸奖，将很多足以诱惑、摇动、激励和靠近科学追求热情的词汇都通过对陈景润的赞美描述了出来。什么“白专道路典型”，什么“臭老九”，什么“伪科学”，什么“寄生虫”等莫须有的“帽子”，都统统见鬼去吧！陈景润是拼死要探取数学皇冠上的珍珠的勇士，是不顾一切投身科学追求的无畏典型，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陈景润“一身清白，白得像一只仙鹤。鹤羽上污点沾不上去”。倒是那个给他泼了一身脏水的动乱社会环境和很多无知丑陋的人们才是病人膏肓的。严厉的社会批判和大胆的事实颠倒与更正，是《哥德巴赫猜想》以陈景润为典型对象，勇敢和诗情地，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有力针砭和纠正。正是在积极地介入社会矛盾，并在矛盾的文学展露中明晰和真诚诗意地表现出正确倾向与主张的行动，使《哥德巴赫猜想》获得巨大成功，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中国报告文学的经典。徐迟也因此成为当时最受社会瞩目的作家之一。

此后，徐迟又意气风发地在牛腩岛素结晶体的微观世界探测意蕴，写出了《结晶》；在周培源的物理学研究领域巡游，写出《在湍流的漩涡中》；在蔡希陶热带森林人工群落里漫步，写出了《生命之树常绿》；再加上写于1962年，以常书鸿告别国外优裕生活，在战乱时候勇敢无私地走向敦煌，为保护整理中华民族文化瑰宝而献身的

《祁连山下》，徐迟的报告文学就形成了一个以中国知识分子爱国精神和人生命运为主要内容的系列作品。这些作品的题材选择、价值趋向及文学表达，分明地构成了徐迟鄙视愚昧丑陋而努力靠近科学和文明的社会目标的特点，表现出浓厚的家国情怀和清晰炽热的文明科学精神。这是高贵的人生追求和文学使命。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一批报告文学，是在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游弋于新闻和文学之间，地位一直得不到明确定位的时候，在面对社会生活真实事实的原则基础上，用一种积极参与现实社会变革的激情，在社会矛盾冲突和美丑较量的过程中，以作家敏锐的选择和激情的文学艺术的表达方式表现出独特个性的突出文学现象。这种强烈地影响了人们社会认识和提供了充分的文学艺术感染力量的报告文学，将此前人们还不很自觉体察，或是并没有清晰意识的报告文学文体个性隆重地推到了读者的面前，使读者突然间对报告文学这样的文学形式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对其充满期待。更加可喜的是，在徐迟之后，又有黄宗英的《大雁情》，理由的《扬眉剑出鞘》、柯岩的《船长》等很多题材丰富、内容厚重的报告文学作品跟进，报告文学的强势表现就成为中国文化领域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了。正是鉴于此种情势，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张光年说：报告文学“由附庸蔚为大观”，中国作协也正式将报告文学列入同小说、诗歌等文体同等地位的系列评奖项目范围之内。报告文学能够在当时和以后不断地发展繁荣和革新推进，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产生重要影响，既有历史和时代选择原因，也有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作品的集中出现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徐迟对于中国的报告文学，不单是贡献了一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而且也是以自己出色的报告文学表现，有力地助推和强化了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使这种文体得到显著的新生和发展，具有了坚实的营盘和生长家园。如今，报告文学已经有了一支不小的作家队伍，不断涌现出优秀的作品，表现出很强的能量和社会影响。为此，我们要感念徐迟曾经的杰出贡献，很好地继承徐迟的遗产和他开辟的中国报告文学的道路。

近30多年来，报告文学所获取的辉煌成就，人们有目共睹。大量优秀报告文学作家作品的活跃与存在，报告文学在伴随中国社会的观念更新和体制变革及文明推进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具有十分突出的文化贡献的。对于报告文学这样的历史成就和现实表现，任何有意或无意的忽略态度都是不恰当的。当然，报告文学创作本身，也存在着不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新问题，像在观念变革、形式创新、艺术自觉，以及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际等方面，报告文学作家们都应当有徐迟那样的个性追求和创新精神，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积极进取，勇于承担文化使命。

报告文学因为有了徐迟而自豪！徐迟因为报告文学创作而永久！

现在，我们只要谈徐迟，就要谈到报告文学，只要谈到报告文学就要说到《哥德巴赫猜想》，没有《哥德巴赫猜想》，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就失去了参照、没有了灯塔。著作等身、诸体皆擅、学通中外的徐迟，因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而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影响在报告文学范畴内长久存在着，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削弱，反而日益彰显其威力与光彩，让人难以绕得过去。何以如此？

是时代造就了《哥德巴赫猜想》，它是随着解放思想，在恢复知识、科学和文化尊严的时代浪潮中脱颖而出，是需要巨作而且必然产生巨作的时代里，一个智慧与热情极为非凡的作家，以自己的非凡之力，穿透了非凡题材的坚硬、冷漠、幽暗，贯注了时代的热烈、憧憬与力量，从而在报告文学的原野上，植下一棵日久参天的参天大树。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家如何回应时代，为时代铸就涌动社会进步热浪，隐藏人心所向律动的优秀作品，《哥德巴赫猜想》的创作当有良好启示。

时代赐予作家的特殊恩典，永远是需要作家给予恰切回应的，在告别了万马齐喑的漫漫长夜，当作家久被限制的诉说愿望突然得到优厚款待的时候，徐迟与自己的同时代人一样，释放出巨大的创作激情，这是一种受到长期压抑后的你追我赶，是与时间赛跑的比武竞技。作家巨大热情的爆发，在徐迟那里没有成为浅尝辄止的轻率，而是化为了异常谨慎的创造，苦难中走过来的作家，把从主人公身上看到的自己的过去、自己的命运，一律化为求实的执著、创造的精细。他以与伟大科学家完全匹配的创造力，倾心于新的艺术世界的构建。其实，徐迟老人接受的是个“命题作文”，因此需要格外的经心，这种经心与艺术世界的构建需要的冲突，是如何被一一化解的，我们当然已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是能够肯定的，那就是作家不仅有极大的创作热情，而且更重要的是，有着极为真诚的创作态度。须知，真诚是可以主导创作的，正如利益往往也可以左右创作一样。在采访陈景润的过程中，作家对被采访人物的敬佩之情与日俱增，他向这个忘我的科学家学习，向这个有着丰富精神世界的“怪人”致敬，他探寻数学王国的幽深，体会着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在寻求无穷未知、发现无限可能过程中的惊心动魄，经常可以体会到的情感就是惊异与感叹，经常可以看到的风景就是奋斗与坚持，在那个时代，徐迟与其他作家一样贪婪地从采访对象那里汲取着灵感和力量，他们自然是很少或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写作后的收益的，因为他们总是能够以任何理由让个人的得失退在一边，从而保持创作的单纯，他们让创作成为纯粹的、唯一能够获得快乐的精神活动，他们把其他动机屏蔽在千里之外，金钱、名誉、鲜花、掌声，在创作时没有迎来探头探脑的机会。因此，以其容量而言，《哥德巴赫猜想》显

《哥德巴赫猜想》因何常青

□梁鸿鹰

得格外的短——没想出书，没想拿更多稿费，当然时间也不允许。但作品凸显、张扬了报告文学特有的文体能量，那就是短、精、优的优势，在高度浓缩的文字空间里，汇聚了大变革时代的奋发、猛烈与坚定，写出了时代摧枯拉朽的所有澎湃。不注水，没有无病呻吟，也不故作深沉，力量、热量与能量却是无比丰盈的。

作品的巨大生命力还在于写出了人物性格的精彩。作品以陈景润这个形象，艺术地告诉我们，杰出人物的创造力是不会轻易泯灭的，无论是否被激发起来，无论是在暗地里，还是公开的，都蕴藏着难以想象的能量，事实也证明，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在怎样的艰难困苦中都能创造奇迹，陈景润的谦逊、好学、坚强，始终活跃在字里行间，他性格里所具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被作者进行了多侧面、多角度的形象诠释。同时，作品塑造的其他人物，也感人至深。须知，全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关爱，就是通过那位数学所党支部李书记得到展现的。这个工农干部以温暖、周到、睿智，实事求是，事必躬亲的作风，体现了中国人敬畏文化的传统。

经典的形成有赖于表达形式元素的丰富、活跃，往往外化为语言的锻造，以及诗意表达的魅力，《哥德巴赫猜想》多种笔法的运用引人瞩目，凡记叙、抒情、议论、描写、刻画，均精当、彻底、有力，反映了这位老作家学养之深厚。比如写数学之美：

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这些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这些数学的公式也是一种世界语言。学会这种语言就懂得它了。这里面贯穿着最严密的逻辑和自然辩证法。它是在探索太阳系、银河系、河外系和宇宙的秘密，这些秘密是在原子、电子、粒子、层子的奥妙中产生的。但是能升登到这样高深的数学领域去的人，一般地说，并不很多。且让我们这样稍稍窥视一下彼岸彼土。那里似有美丽多姿的白鹤在飞翔舞蹈。你看那玉羽雪白，雪白得不沾一点尘土；而鹤顶鲜红，而且鹤眼也是鲜红的。它踟蹰徘徊，一飞千里。还有乐园鸟飞翔，有鸾凤和鸣，姣妙、娟丽，变幻无穷。在深邃的数学领域里，散魂而荡目，迷不知其所以。

这些如诗如画、如泣如诉的文字，背后是作家何等的人格与精神世界，报告文学经典的铸就，同样是作家知识积累、人文情怀的反映，几乎能够分毫不差地展现作家的主体素质。作家的水平有提升，还是有下滑，不能够与自己所写的题材相称，通过文字、结构、意境，是完全可以看得出来的。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经典，有时代风云变幻的因素，有后人反复的阅读、引证、传诵，经典在国民心目中的分量，是靠作品自身的气质与品格来衡量的。历史是时间书写的，作品要经历岁月的淘洗，经典作品更是如此。

一首新婚贺诗

□刘益善

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之家，我老大，下面有6个弟妹，脱贫是很久以后的事情。1979年元月底，我与我大学中文系低一届的学妹刘惠芳结婚，可说是简单朴素，组成了一个十分贫陋的家。我当时到《长江文艺》当诗歌编辑已经6年了，结识的许多朋友与老师听说我要结婚，而且家在乡下，爱人家也比较困难，都纷纷给我们送礼物。有的送一对枕巾或是桌布窗帘，有的几个人合伙送床单，有一个朋友送了只床头柜，机关里的人每个人出5毛钱，给我们买了锅碗水壶水桶开水瓶。有份最大的礼是诗人何帆和工人作者叶永义送的——他们送了50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呢，我那时每月的工资才36元。回忆几十年前的这些往事，我心里总有温暖在涌动，我会久远地记住这些给我友谊和关爱的朋友。

但是最珍贵的礼物是徐迟送的，他送的礼物不是金钱，不是物质，而是精神的产品，传世的珍物。徐迟送的是一首新婚贺诗。

徐迟先生写道：祝贺你们开始了，/共同的幸福生命，/这新的历史时期，/开启了远大的前程。//爱情越久越可贵，/要有互让的精神，/还要付出很大智慧，/以培育将来的人。//不要为家庭的温暖，/忘记了对社会的责任，/强盛的社会还原，/为无上幸福的家庭。

书赠刘益善刘惠芳同志 徐迟 一九七九年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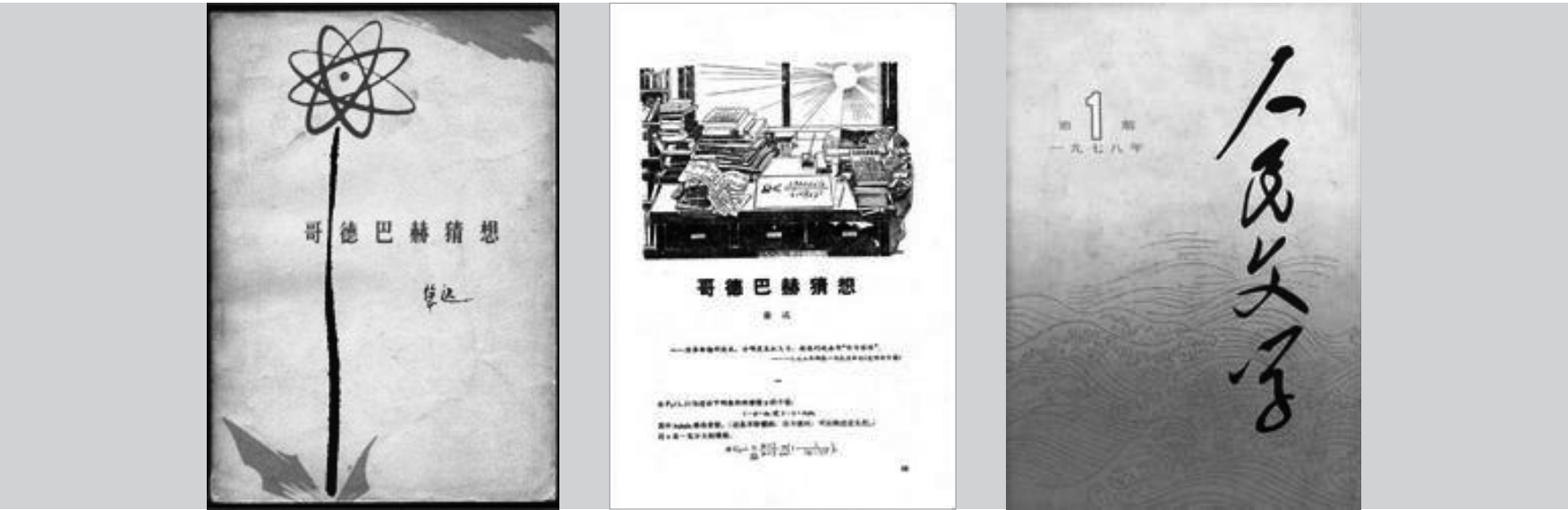
徐迟平时很少写毛笔字，这次他是用毛笔将诗写在一张两尺余长一尺余宽的宣纸上。他的毛笔字与他的钢笔字很相像，流畅清逸俊秀，笔画瘦而有筋，是一幅诗与书法都极佳的作品。毛笔题的贺诗后面，还钐了一方徐迟的印章。我和爱人得到这幅贺诗后，高兴异常，忙托人裱装了一下，镶在玻璃框中，挂在我们新婚的家里。这首诗简短明了，充满了一个长辈诗人对年轻人的祝贺与希望。他站在时代的高度，把爱情与培育后代、把家庭与社会作了非常完美的阐述。短短的12行诗句，给了我们一种咀嚼不尽的美感和体悟不绝的人生内涵，充满了一种积极向上、好好做人的情感。大诗人毕竟是大诗人，虽随手写来，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那种时代里，他的诗没有那种政治口号似的说教与霸气，是一种真正的诗。许多到我家里看到这幅贺诗的人，无不称赞这诗的精隽与珍贵。有个写诗的朋友到我家玩，看到这首诗，悄悄地记下来，写了一篇文章，在一家生活类杂志发表，被我看到了，狠狠地骂了他一顿。没经过我们的同意，他怎么能擅自披露出去呢？现在想来，觉得大可不必。那朋友也是见诗好，披露出去，让更多的人分享。

我和爱人把徐迟的这份贺礼作为镇家之宝珍藏起来了。几十年了，我们经常想着徐迟在诗中对我们的希望，不敢忘记我们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认真做事，踏实做人，与人为善，为社会为人民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我们的家庭也很稳定，夫妻二人也能说是相亲相爱，真正体会到了“爱情越久越可贵，要有互让精神”的真谛。有时两口子吵一下，想到“互让”二字，也能很快和好。我们的儿子大学毕业，先到北京的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后来回到武汉，在一家化工设计院工作，已是高级工程师了。应该说在培育后代的问题上，我们也是按徐迟先生在诗中的要求做的。

2005年，我们儿子结婚，我请人将徐迟的这首新婚贺诗放大，PS成一幅大照片，把儿子和儿媳的新婚照合成到诗下，放在婚宴的现场，并在婚礼上朗诵了这首诗，作为父母转赠给两位新人的礼物，得到宾客们的夸奖，既赞徐迟的诗好，也赞我们的创意新颖。

1996年12月，敬爱的徐迟先生飞升天国，我和爱人深感悲痛，站在徐迟给我们的贺诗前久久哀悼。徐迟先生，您在一首小诗中对一对年轻人的希望与祝福，这对年轻人记住了。如今这对年轻人已经不年轻了，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工作，都是按您的要求去努力做的。他们没有辜负您的希望，他们祝您在天国平安！

徐迟先生的这幅新婚贺诗，我们将永久珍藏。



徐迟与报告文学

□李朝全

徐迟是以诗歌创作成名的。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就以诗集《二十岁人》参与了现代派诗歌创作题材和艺术的开掘，与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施蛰存等一起成为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性诗人。与此同时，他开始大量翻译外国作品，包括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梭罗的《瓦尔登湖》、《伊利亚特选译》、《托尔斯泰传》、《托尔斯泰散文集》，产生了巨大影响，奠定了他作为翻译家的地位。然而，由于1978年1月发表于《人民文学》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横空出世般的巨大影响，徐迟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文学成就还是在报告文学方面。

徐迟的报告文学创作贯穿了现当代文学历程。他是一位对现实中国命运倾注了极大热情的作家。“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打响了对抗战第一枪，徐迟就参加了“援马团”北上，希望直接投身抗战。在抗日斗争全面爆发后，他又英勇奔赴昆仑关等抗战前线，以自己的亲身见闻得来的素材，接连创作了一批反映中国人民抗战情形的报告文学，如《大场的一夜》《孤军八百》《火里的大救》等，赞美了中国军民顽强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徐迟报告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阶段。

解放后，徐迟冒着生命危险，两次亲赴朝鲜战场，写出了《走过那被蹂躏的土地》《平壤被炸目击记》《两姐妹》等优秀报告文学，描写侵略者的残暴野蛮，讴歌人民的英勇壮烈，指出“复仇的火焰在熊熊燃烧，火焰是可以用火焰来回敬的”；号召中朝人民“前进，冲锋，浴

血，战斗！取得胜利！并重建这个勇敢的美丽国家！”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这个阶段，徐迟用万分的热情拥抱新时代新生活，更用诗人的激情去讴歌新中国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机勃勃的幸福新生活。他深入长江水利工地，以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为题材，连续创作了《汉水桥头》（1954年）、《通车记》（1957年）、《一桥飞架南北》（1958年）三篇报告文学，充分抒发了自己的欣喜之情和对人民改天换地伟力的由衷赞美。1956年他以敦煌壁画守护者、画家常书鸿为主人公，创作了报告文学《祁连山下》，1962年发表。这个时期，他还出版了《我们这时代的人》（1956年）、《庆功宴》（1957年）两部特写集。

新时期是徐迟创作的井喷期。这是他报告文学创作的第三个阶段，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期。这个时期他主要以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推出了以地质学家李四光为主角的《地质之光》，以数学家陈景润为主角的《哥德巴赫猜想》，以植物学家蔡希陶为主角的《生命之树常绿》，以物理学湍流力学专家周培源为主角的《在湍流的漩涡中》等一批产生了巨大社会反响的报告文学。尤其是《哥德巴赫猜想》更是脍炙人口，成为新

时期文学和中国报告文学的一部里程碑式经典作品。他的这些作品为呼唤科学精神，呼唤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知识分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除了写人的科学报告之外，徐迟还写下了介绍高精尖科普知识的《来自高能粒子和广漠宇宙的信息》《谈夸克》《计算机：迷人的精灵》等科学报告，充分显示了徐迟是一位勇于开拓科技新城、创作新锐题材的富于活力和创造力的报告文学作家，尽管这时的他早已过了花甲之年。

这一时期，徐迟创作的另一重要领域是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如记述葛洲坝水利枢纽建设的《荆天舞干戚》，描述我国科学家人工合成胰岛素重大突破的《结晶》，反映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生产情景的《汽车城观感》，描写三峡水利建设的《更立西江石壁》，介绍高电压电作业工程的《雷屯坝》，描写赛格电子计算机公司的《神“计”妙“算”小型机》。即便在八十高龄，他还记述了深圳改革先驱《袁庚的二三事》，为改革开放鼓与呼。

徐迟以自己丰厚而具有前瞻性、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富于感染力的报告文学创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名副其实的开拓者与先行者。

徐迟还积极参与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早期的创建和发展，出任第一届会长，积极呼吁《报告文学》杂志复刊，关注报告文学园地建设。徐迟的名字永远与报告文学紧紧联系在一起。报告文学因为有了徐迟而获取了重大的发展契机，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纪念徐迟诞辰100周年